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墨子閒詁

上



孫詒讓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墨子閒詁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俞序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闢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俊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考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壅終古矣。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涂徑旣闢。與邃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足序。

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即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敵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自序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惠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怖於擴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諱復深切。務陳古以剖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謬。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笮。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距武千里。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

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尅故挾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假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尚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粲通涂徑多所謬正余昔事離覽旁撫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臧杭州丁同顧千里校道臧本明正統十年葉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屬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李本未知孰是明臧本諸本大抵皆祖臧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廡間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尚完具冊耑附校異文間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尚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考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指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雜檢攬舊校疑滯殊衆摯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槩本淮南子及晁公武讀書志閒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誼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晞慕而不能逮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篇綱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摭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虛池之瀆。召之邸。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憭。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迓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迓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誓族氏之誓。今本迓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性弛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菘薪雉已卜於白若之龜。梓卽噬之籀文。亦卽伯益。與漢書述尚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菘薪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悅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違迕。它若經說篇之蠻爲𧈧虎爲霍。兵法諸篇之糗爲順。又爲類。芑爲芸。稊爲杯。其跂瓦尤不易理。董草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悅之文。舊校精墻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贅。其以愚意訂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指俾二千年古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竟。復記於後。詒讓。

墨子閒詁總目

閒詰十五卷

目錄一卷

附錄一卷文篇目考舊敍佚

後語二卷

上墨子傳略傳授考年

下墨子緒聞墨家諸子鈎沈

大凡十有九卷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間。遷甲子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奧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塙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贋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逐錄別冊存之。此

墨子閒詁 目錄

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卷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淮生運判武祥咸有先生手稿本急屬鶴亭馳書求假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奚日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慚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宋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段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間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闇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旨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研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并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晞望於後之能校讎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廬居士書

墨子閒詁卷一

親士第一

畢沅云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于墨子云疑翟所著也案畢

說未墮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爲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尙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爲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尙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

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說文子部云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說文思部

也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會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說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

書言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尙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凡墨子

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爲長卽訓爲君皆非征伐之謂案王說是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

正天下高誘注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正天下高誘注云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蘇時學云醜猶恥也。誘讓案呂氏春秋

攝中國之賢君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靈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放故乎四夫此義與彼同

云猶中中國賢君也。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安也。愈樾云抑之言屈抑也抑

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音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同。高注云醜或作恥而尙

攝中國之賢君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靈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放故乎四夫此義與彼同

謂越王之威足以攝中國之賢君也。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安也。愈樾云抑之言屈抑也抑

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音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同。高注云醜或作恥而尙

攝中國之賢君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靈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放故乎四夫此義與彼同

謂越王之威足以攝中國之賢君也。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安也。愈樾云抑之言屈抑也抑

墨子閒詁卷一 親士第一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舉云。吾不肯苟安。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云。厚言自處於難。卽躬自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增_下畢_增不_字。云舊脫此字。據上文。退作作。卽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從或體作作。又闢壞而作內。畢氏達據上句增入不字。殊失其旨。案愈說近是。雖雜庸民。終無怨心。佚學云。吾遣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偏迫也。偏臣謂貴臣權重。迫君然此與下同。舉而對弗弗之臣爲文。則不當云偏臣。偏疑佞之譏。謂下傷上。國與偏臣同。之臣。弗讀爲曉。說文口部云。喟。遠也。上必有諮詢之下。諸莊子人間世篇釋文引崔譏云。逆擊曰。諸案諸洪頤煊謂與誇諸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言容。諸諸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諮諮。延長也。支苟當是致敬之譏。苟二字疑敵字之訛。敵云。支苟乃稜穢二字之假音。說文禾部。稜穢也。徐鍇曰。稜穢不伸之也。蘇云。支苟二字疑敵字之譏。是也。而以支爲致則未確。愈說尤誤。以文義推之。支疑當爲交形。近而譏。經說上篇圍規寫交也。今本交亦誤支。是其證。敵讀爲敵。交敵謂交相敵戒也。苟即敬之壞。國語左史倚相見申公子亹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敵子。章注云。交夾也。焉可以長生保國。王云。馬字下屬爲句焉。猶乃也。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唔。言也。唔。宋齊爲兒泣。不止曰下唔。非此義。玉篇云。瘠下篇有瘠字。晏子諫下篇云。近臣嘿。遠臣瘠。又云。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音謂之唔。六年傳云。下閑篇。晏子云。下無言則音謂之唔。梁文正諫篇。晏子云。下無言則音謂之唔。又云。吟。傳顏師古注。吟。古音戶薩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心爲韻。吟音。蘇云。吟。猶嗚也。謂之遠臣則唶。范望太玄經注云。唶猶唶也。謂之唶。在側。

善議障塞。亦爲韻。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要天下。故曰歸國寶。齊人歸女樂。之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名釋用器云。錐利也。釋此其銛。反鑑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廣雅釋詁云。錯磨也。錯者必先撓。舉云。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撓也。舉云。撓靡爲韻。靡字疏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伐爲韻。案畢說是也。經說下篇橋衡之橋亦作招可證。靈龜近灼。神蛇近暴。上文曰。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撓。有篆書作光。兩形相似而誤。案愈說是也。意林引此二句。近正作先莊子山本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暴注云。黑蜋神蛇也。潛於神淵能興雲雨。春秋繁露求雨篇云。春旱求雨。暴亟聚蛇。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誹爲亢而已矣。釋文李頤云。窮高曰亢。蘇云。抗猶抗直。孟賁之殺其勇也。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史記范睢傳集解引許愼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並云。孟賁衛人。案依世紀說。則賁在墨子後。此文蓋後人所增竄。西施之沈其美也。蘇云。案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其言與此合。是吳亡西施亦死也。墨子書記當時事必有據。後世乃有五湖隨范蠡之說。誣矣。詒讓案。吳越春秋逸文。見楊慎丹鉛錄。引修文殿御覽。吳起之裂其事也。淮南子繆稱訓云。吳起刻削而車裂。亦見汜論訓及韓詩外傳。一呂氏春秋執一篇。高注史記本傳。不云車裂。蓋文不具。畢云。謂事功。蘇云。墨子嘗見楚惠王。而吳起之死。當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王之卒已五十二年。疑墨子不及見此事。此蓋門弟子之詞也。汪中說同案。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和受命爲諸侯。當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况非樂上篇說齊康公興樂。萬康公之薨。復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雖多後人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見。明矣。蘇說攷之未審。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

淺與谿陝對文。因假逝爲中淮。淮南子齊俗訓。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畢云：脩治之字从彑，从肉者。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愈云：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與今本不同。然有君子字，卽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異文，而義同。案說苑鄭箋云：置讀曰植方書云：植立也。諡云：行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詳兼愛下篇此則似通。內外族姻言之，與孔義同。

戚不附。曲禮云：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穎達疏云：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案古業。云業事也。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之畢本譖于今據道藏本正王校同畢云：玉篇云：惡，他得切惡。民無所依矣。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睽之貞云：批捍之言，我心不快。批扞，卽批捍也。畢云：說文云：扞，枝也。玉篇云：扞，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畢云：說文云：詆，訶也。訶，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彌，願欲日逾。逾當讀爲偷。同聲假借字。此與力事日彌文相對。禮記表記云：設壯日彌。畢云：設。

莊子謂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俗改也。王引之云。弗於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拜。古文我字與弗二字下重。文未載。古文作拜。故於此亦不知爲拜字之譌。蓋鐘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偏識也。生則見愛。死

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

猶官敘官鄭衆注云訓讀爲馴訓。張守節正義云馴訓也。案馴訓字通周禮地

於卽肢之省。易坤文言云美在其中而暢。之四支。說文肉部云臤。體

於四支。孔穎達疏云四支猶言手足。接之肌膚。小爾雅廣詁云接。達也。亦與挾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

云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疾固。高接字亦通高失其義。注華髮墮顛也。畢云驟字當爲曉。詒讓案說文影部云髮。墮也。貝

齊部云顛頂也。墮與髻通。顛卽禿頂。新序雜事篇云王謂閭丘印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

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

注淮南子云果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偏物不博。脩云偏亦辯也。儀禮

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餚食辨擣于三豆。今文辯皆作偏。是辯與偏通用。物言偏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畢

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言木不固者未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稿話。又引說文以幾爲禾。則失之愈遠矣。雄而不脩者。畢

雄猶。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畢云舊从未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減也。名不徒生而譽

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蘇云

也。春秋傳曰。勞之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

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無察。畢云彼當爲惰。近形而誤。上云

當爲非。在身而情。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反其路者也。智務爲察而盲謂違反。上云

其所當務之事明鬼下篇云今孰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舉讀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失之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伐戴毅梁作伐載釋名釋姿容云戴載也思利尋焉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畢云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篇中言中山尚宋康皆墨子後事而禽子爲墨子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

案此篇固不出墨子但中山尚疑卽桓公時代正與墨子相及蘇說未審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言字疑衍公羊隱十一年何休注云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者他師列子天瑞篇張注云戴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於蒼則蒼廣雅釋器云蒼青也染於黃則黃地淮南子說林訓云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所入者

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纏五入爲緝七入爲綴鄭注云玄其六入者與爾雅釋器義崩薨篇引畢作必是其證言五入畢而爲

五色也高誘云一入一色畢云一本無必字而已則爲五色矣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

色故染不可不慎也治要作可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賦俱作治國亦然有節文舜染於許由許由陽

之城人堯聘伯陽畢云高誘註呂氏春秋云伯陽昔老子也堯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

之不至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論衡云堯舜得伯陽續耳

耳然後成注云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御覽八十一引尸子云舜事親養老爲天下法甚遊

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陶潛聖賢贊輔錄引皇甫謐逸士傳

舜友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說疑篇作晉伯陽畢云高誘註呂氏春秋云伯陽昔老子也堯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

四十九引尸子作柏楊此伯陽自是舜時賢人高以爲老子經北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

仲虺。薛高誘云：仲虺居天地，猶極也。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德以爲喻也。夏桀染於干辛，桀云：呂氏春秋云：夏桀無道，千辛任威陵譏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莘班固古今表云：干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詒讓案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桀用羊辛漢書顏注云：干莘桀之勇人也。抱朴子推哆。畢云：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鬼虎指畫殺人古規篇亦作干辛。推哆今人表作雅侈。詒讓案推哆晏子春秋諫上篇賈子新書連語篇作推侈韓子移惟抱朴子良規篇作推侈。與此同。殷紂染於崇侯惡來。高誘云：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詒長父呂氏春秋當染篇屬王染於虢公長父屬卽虢字之諛今本作厲字，又後人所改。蘇云：厲公虢君謚讓案荀子成相篇云：執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彘。楊注引此云：矯公與執公不同，不知孰是。或曰：執公以長父卽詩云：皇父也。孰或作郭案荀子別本作郭與呂覽合是也。虢郭古通。洪以厲爲虢之諛，亦近是。蘇厲爲虢公謚未摘竹書紀年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夷傳作虢仲。今本紀年出於據否。榮夷終有榮伯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馬融云：榮伯周同姓。虢內諸侯爲卿大夫也。夷公蓋利近榮夷公蘇云：終或榮夷公名。幽王染於傅公夷。有傅氏注曰：傅氏狸姓也，在周爲傅氏。蔡公穀。畢云：蔡一本作祭。呂氏春秋作虢公鼓。祭公敦詒讓案高誘謂虢公鼓即虢石父見國語晉語鄭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當染公謀父以下世爲卿士於周。歷元年所書祭伯來者卽其後也。蘇當幽王時唯有釐侯所事不聞，更有名穀者案蘇說是也。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傷。高誘云：不當者不得其人。謬辱也。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舊本稱下挽此字今據道藏本補其亦傷。高誘云：不當者不得其人。謬辱也。齊桓染於管仲鮑叔。管文染於舅犯高偃。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云：未詳。呂氏春秋同高誘云：稱以爲戒也。齊桓作戮。畢云：此戮字假音。